

对等关税

本周，美国宣布对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征收对等关税，试图通过行政手段重塑国际贸易格局。此举被普遍认为将大大超出始作俑者的预期。极限施压举措虽然短期内榨取了些许利益，却严重透支了美国的国家信誉。从某种意义上讲，美国的霸凌行径给全球加速“去美国化”进行了一次广泛的思想动员。

7月3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宣布上调从近70个贸易伙伴进口商品所适用的从价关税税率。白宫发布的信息显示，绝大多数贸易伙伴的商品在进入美国市场时将适用从10%至40%不等的关税税率，新的关税税率将在行政令发布7天后开始实施。

今年以来，美国政府宣布所谓“对等关税”，片面强调“美国吃亏论”，以极限施压陷全球经济发展于险境，严重冲击了全球贸易、投资、金融体系，为世界经济复苏蒙上阴影。近期，美国还声称与多个经济体达成贸易协议，似乎极限施压取得了成果。不过，美国单边主义的关税政策，不仅让其他国家、地区心甘情愿地为其买单，也让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等经济体系来应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冲击。时间越久，对保护主义损害各方利益的本质就看得越清，不断加速全球“去美国化”，进而对世界经济走向产生长期影响。

美国加征关税以减少贸易逆差、保护国内产业并推动制造业回流的目标难以实现。关税作为价格干预工具，在抬高进口商品成本的同时，并未解决美国本土制造业面临的劳动力短缺、基建成本高结结构性问题。这导致制造业回流进度显著滞后于政策预期，供应链调整也推高了本土企业的生产成本。同时，关税成本通过价格传导机制主要转嫁至美国消费者，削弱了居民实际购买力，与美方一些人声称的“保护民生”目标相去甚远。

加征关税举措破坏了现行多边贸易体系的非歧视原则，可能导致全球贸易量系统性萎缩。加征关税不仅推高跨国交易成本，更迫使企业重构供应链，从追求效率的经济全球化布局转向强调安全的区域化配置。产业链的区域化重组虽能规避部分关税风险，但必然伴随资源配置效率的损失，这种效率折损最终体现为全球范围内的通胀压力，即使是美国也难以幸免。

同时，随着全球产业链高度专业化的全球分工，中国已成为全球价值链的核心纽带。美国对零部件和半成品加征关税，直接抬高了本土制造业的投入成本。汽车、电子等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的行业受影响尤为显著，其生产成本的上升不仅削弱国际竞争力，更可能引发投资缩减与产能转移。即便未来关税政策调整，企业为规避政策不确定性建立的冗余供应链也将持续推高运营成本，而这正是美国国家信誉透支以后产生的恶果之一。

当美国单边行动削弱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的有效性时，不仅改变贸易流向，更将重塑国际经贸规则体系。当更多国家采用本币结算、共建区域产业链时，传统以美元和美国市场为核心的贸易体系面临根本性挑战，长期可能加速多极贸易格局的形成。当世界开始绘制“没有美国”的贸易版图时，华盛顿的霸权根基已然动摇。

美国在1930年实施的《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曾引发全球贸易大幅萎缩，将世界拖入大萧条。近百年后，美国政府挑起的关税战已触发相似风险。今年4月下旬，世界贸易组织预计2025年世界商品贸易量将下降0.2%，比“低关税”基线情景下的预期

低近3个百分点，“如情况恶化，全球贸易量可能会进一步萎缩”。

但是也要看到，今时今日，觉醒的“全球南方”已不再如当年那般被动承受，而是主动重构规则，开辟新天地。当欧盟车企转向亚洲市场、东南亚工厂调整供应链、拉美国家拥抱金砖体系时，一个清晰的信号已然浮现：通过胁迫赢得的协议终将被时间瓦解，而被迫低头的国家和地区正悄悄用行动抵制单边主义。美国一些人肆无忌惮的极限施压，恰恰成为全球“去美国化”的催化剂。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报告显示——

全球经常账户失衡加剧

本报驻日内瓦记者 梁 桐

日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2025年《外部门报告》，对全球30个主要经济体的贸易状况进行了最新评估。报告指出，2024年全球经济账户失衡加剧，主要原因是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国内宏观经济失衡。

报告显示，2024年，全球经常账户差额与世界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扩大了0.6%，扭转了自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持续收窄的趋势。世界主要经济体在这一失衡中扮演重要角色。其中，美国经常账户赤字从2023年的0.902万亿美元扩大到2024年的1.13万亿美元。报告指出，国内宏观经济失衡是导致全球失衡扩大的主要原因，结构性因素、周期性条件和政策因素共同导致了国内宏观经济失衡。

报告指出，货物贸易的顺逆差情况对于经常账户的失衡有着最直接的作用。其中，美国货物贸易逆差的扩大，占其经常账户赤字增加的63%。报告称，包括进口关税在内的贸易壁垒，会对经常账户平衡带来影响，但影响效果有限。贸易壁垒会导致进口下降，从而提高贸易平衡和经常账户余额，但关税的总体影响取决于多种因素，包括关税规模、持续时间、应对措施以及宏观经济政策的反应。报告称，模型分析显示，即使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关税大幅上升，对全球经常账户余额的影响也相对较小，其在短期内会扩大经常账户赤字，但在中期内又会缩小赤字。报告认为，关税对经常账户的影响有限，不能有效解决全球不平衡问题。

报告指出，无论是赤字还是盈余经济体，解决国内宏观经济不平衡都是解决经常账户不平衡的关键。其中，市场导向的结构性改革可以提高国内需

求并促进投资，从而帮助实现外部平衡。财政政策和贸易政策的协调对于实现外部平衡至关重要。报告还指出，更加积极的国际合作对于维持全球增长和减轻跨国溢出效应至关重要。在政策协调上，通过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内的多边机制，促进各国之间的政策协调和沟通，以避免政策冲突和负面溢出效应。在扩大全球金融安全网上，建立国际储备并加强双边互换安排，增强各国抵御危机的能力。在贸易合作上，促进贸易自由化并降低贸易壁

垒，积极参与区域和全球自由贸易协定，建立贸易争端解决机制，避免贸易战和贸易保护主义。在数字货币和金融科技上，需制定监管框架，确保数字货币和金融科技的健康发展，防范金融风险，同时探索央行数字货币的使用，以促进跨境支付和金融体系的稳定。报告建议，要提高政策透明度，向公众和利益相关方提供有关政策和措施的信息，增强公众的信任和理解，同时可通过区域合作促进贸易和投资，提高地区经济的韧性。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2025年《外部门报告》显示

2024年

全球经常账户差额与世界GDP之比扩大了 0.6%

扭转了自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持续收窄的趋势

美国经常账户赤字

从2023年的

0.902万亿美元

扩大到2024年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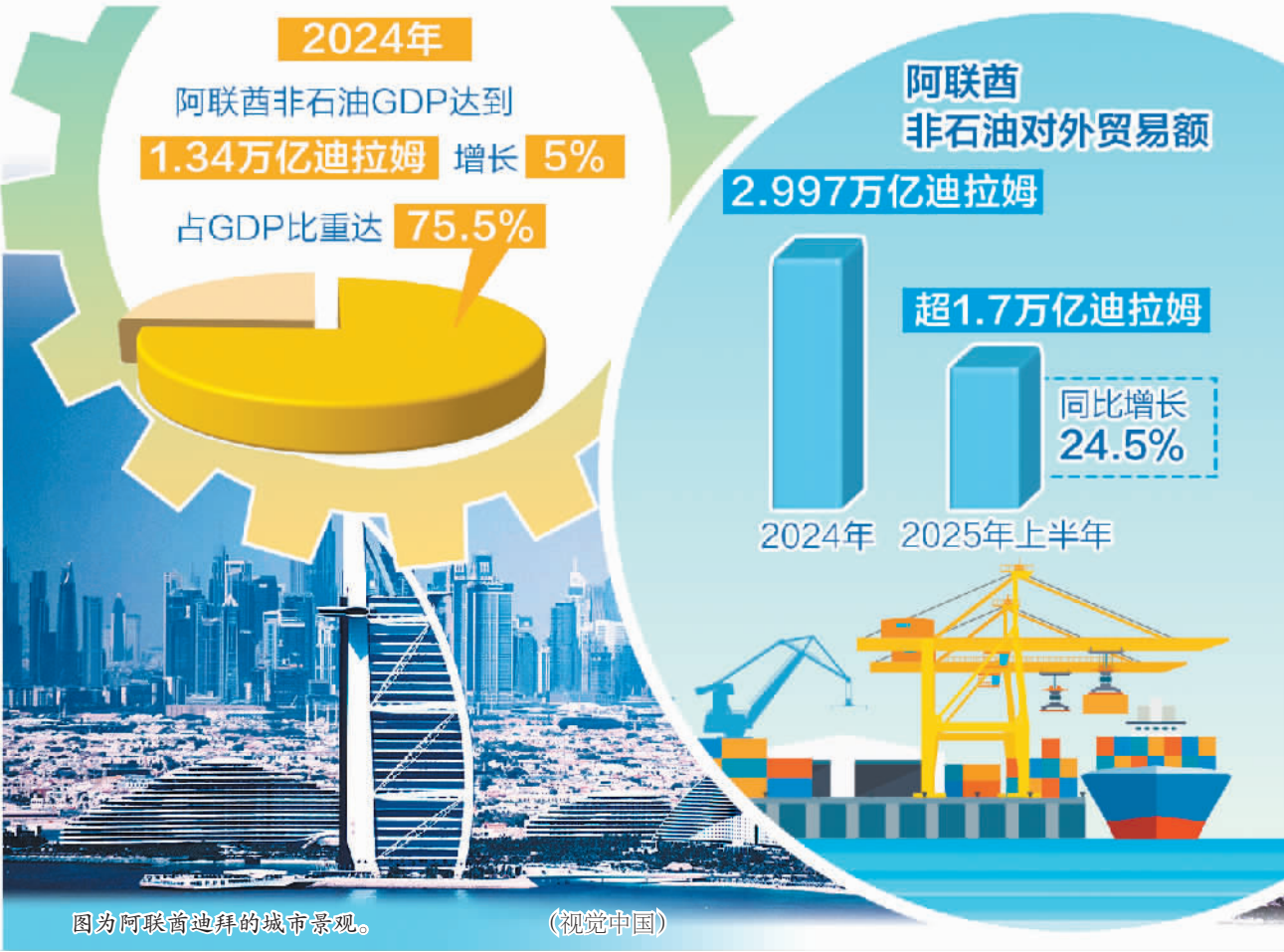
1.13万亿美元



图为位于美国洛杉矶港的集装箱和卡车。(新华社发)

阿联酋经济多元化战略成效显著

本报驻阿布扎比记者 李学华



图为阿联酋迪拜的城市景观。

(视觉中国)

显著提升了投资者信心。

其次，推出多项签证改革。黄金签证计划提供10年可续签的居留权；投资者签证为房地产投资提供了新的居留途径；灵活工作和创业签证旨在吸引全球人才和企业家。这些长期居留选项为投资者提供了安全性和稳定性，使阿联酋成为吸引高净值人士和专业人才移居兴业的目的地。

再次，发挥自由区不同功能。阿联酋拥有46个自由区，每个自由区都有自己的法规并专注于特定行业。自由区在促进阿联酋经济多元化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有助于培育特定行业的创新，吸引外国投资，贡献了阿联酋总出口(包括再出口)的约40%。

最后，支持中小企业发展。阿联酋中小企业计划通过阿联酋开发银行提供优惠的财政支持和贷款担保，以及市场营销、信息和商业培训。阿联酋开发银行承诺，在2021年至2025年期间可提供300亿迪拉姆的资金支持，旨在为13500多家中小企业提供融资，并创造2.5万个就业机会。

与此同时，阿联酋也在大力扶持本土企业，培养本国人才，旨在建立一个可持续的、自给自足的经济体，提升抵御外部冲击的韧性，实现国家赋能与全球融合的长远目标。

发展非石油产业

旅游业是阿联酋经济多元化的核心支柱。“阿联酋旅游战略2031”目标

是，到2031年将旅游业对GDP的贡献提升至4500亿迪拉姆，吸引4000万酒店住客以及1000亿迪拉姆的新投资。

金融业是阿联酋非石油经济增长最快的部门之一。阿联酋中央银行于2020年启动了金融科技办公室，重点关注需求、资本、政策、人才和基础设施五大支柱，通过数据共享，增强竞争和透明度来推动数字化转型和金融科技。

阿联酋致力于成为知识型、创新型经济的全球中心。“国家人工智能战略2031”旨在利用人工智能推动教育、经济等国家关键领域发展，提升政府效能，打造具有高经济价值的新兴市场，提升生产力。“阿联酋区块链战略”旨在通过运用和开发先进技术，为社会带来福祉。“科技与创新政策”则通过研发和应用先进技术来提升国家竞争力。

可再生能源是阿联酋经济多元化的重点。“国家能源战略2050”设定了雄心勃勃的目标：到2030年，将可再生能源发电能力提高2倍至14.2吉瓦，将清洁能源在总能源结构中的比例提高到30%，并力争到2050年实现碳中和。“国家氢能战略2050”目标是到2031年，将阿联酋打造成全球领先且可靠的低碳氢生产国和供应商。

阿联酋已将航天工业纳入高附加值、知识型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太空战略2030”为阿联酋2030年前的太空产业和活动制定了总体框架，涵盖政府太空相关活动、商业活动、公共和私营部门、学术机构及研发中心开展的科学活动等，旨在提升航天部门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并增强阿联酋在太空领域的国际影响力。

阿联酋政府持续大力投资能源和基础设施。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的海水处理厂、迪拜市政的战略污水隧道、阿联酋铁路项目和迪拜新国际机场、迪拜国际金融中心扩建等重大基础设施项目，不仅刺激了建筑和房地产等直接相关行业的增长，更为未来经济

发展奠定了基础。

非石油贸易持续上升

得益于非石油部门的强劲扩张，2024年阿联酋实际GDP增长4%，达到1.776万亿迪拉姆，其中，非石油GDP增长5%，达到1.34万亿迪拉姆，占GDP比重达75.5%。同期，阿联酋对外贸易总额达5.23万亿迪拉姆。其中，非石油对外贸易达到2.997万亿迪拉姆，进口额17010亿迪拉姆，出口额12960亿迪拉姆，非石油货物贸易逆差达4050亿迪拉姆。

2025年上半年，阿联酋非石油对外贸易超过1.7万亿迪拉姆，创历史新高，同比增长24.5%，比2023年和2022年同期分别增长37.8%和59.5%。其中，非石油出口实现显著增长，出口额达3695亿迪拉姆，同比增长44.7%，占非石油贸易总额的21.4%，高于2024年和2023年的18.4%与16.4%。非石油进口总额达9693亿迪拉姆，同比增长22.5%。与此同时，非石油转口贸易继续呈上升趋势，同比增长14%，约为3890亿迪拉姆，进一步巩固了阿联酋作为全球主要转口贸易中心的地位。

从国家和地区层面看，2025年上半年，阿联酋与全球前十大贸易伙伴的非石油贸易额增长25.5%，而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同比增长了23.6%。其中与瑞士贸易增长120%，与印度贸易增长33%，与土耳其贸易增长41%，与美国贸易增长29%。

自2021年9月启动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CEPA)计划以来，截至2025年一季度末，阿联酋已与26个国家和经济体签署相关协议，涵盖多国区域性及全球性重要经济体。阿联酋非石油贸易的增长得益于与CEPA伙伴的双边贸易。2024年，阿联酋对CEPA伙伴的进出口总额达到1350亿迪拉姆，同比增长42.3%，占阿联酋非石油出口总额的24%。这些数据充分说明，阿联酋经济多元化战略已取得显著成效。



图为位于美国洛杉矶港的集装箱和卡车。(新华社发)